

风物 杂谈

故乡的雪

■王芳

听说家乡下雪了,很想看看,很想去。

“青松原不老,为雪却白头。”记忆中的雪,下在田间、路面、树上、屋顶……白茫茫一片。早起出门上学,走在雪上,发出窸窣窣窣的声响,像松鼠走在树间,心里便生出欢喜和童趣,也便忘了早起的寒意。走在雪里,肩上、头上、衣服上,不一会儿就落满雪花。路遇小伙伴,抓起雪来,揉成一团扔出去,你来我往,好不痛快。静寂的村庄瞬间被叫醒。正玩得起劲,身后忽然传来妈妈催促的声音:“你果真没出息的,还要耍雪,读书要迟到了!”我回头答一声“晓得咯!”声音在村庄的上空飘扬,又被雪吸收,落在地上。这时候小伙伴们便会嬉笑我又挨骂。

我气不过,便继续俯身抓雪,朝着小伙伴们方向跑去。这一路上,你追我赶,学校的路短了,小小的身体也暖了。

下大雪的日子,大人们难得清闲,大家互相串门,聚在一起围着火盆烤火。四方形的木框架着铁盆,把柴烧旺了后,添进去一些木炭。男女老少们,还有那年迈的老黄狗,一团和气,满屋热气。在火盆里放几只红薯,再在火盆上放一张桌子,大人打牌,小孩等吃。

等外面的雪重新盖过了深深浅浅的脚印,大人们打牌分出输赢来,红薯也差不多熟了。总会有心急的孩子用手去灰里扒红薯,结果被烫得大叫。这时候大人见了便要动手,叫上一句“活该”,然后心疼地用长长的铁火钳扒开灰和炭,把烧

得外壳黑硬、内里绵软的红薯往地上一丢,孩子们发出“哇哇”的叫声围过去,欢脱得像一群抢食的小动物。

就这样关起门来烤火,一烤便是一整天,一烤便是一冬天。吃瓜子、聊家常,等天黑、等过年、等天晴。夜幕渐渐下来,村子里炊烟袅袅,这家人喊:“回家吃饭了。”那家传来:“回来咯!”就好比对山歌。男人们掐掉手中的烟,从墙上取下蓑衣来,蓑衣下面的地上已是湿漉漉的一大片。把门打开,风呼呼地吹进来,冷得人直缩脖子,孩子们却如出笼的兔子,早就窜到了雪地上。

屋子里的人各自散去,火塘里的炭火渐渐灰起来,屋子里的热气渐渐落下来。等村子里灯火如豆,

屋外的雪却不见停,乡亲们便早早吃了饭,上了床。听着屋外簌簌的下雪声,像虫儿们在窃窃私语,又像妈妈在刷浆衣服。

村庄睡了,唯有雪还醒着。半夜醒来,披衣下床,推开门,院子里亮堂堂一片。身后是奶奶连续的咳嗽,爸爸沉沉的呼声,炉灶里留着的火种在黑夜中隐隐闪烁,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吠,在寒冷的雪夜里格外清晰和暖心。

离家后,我从来没有遇见过那样的大雪和那样的夜晚。

故乡的冬,故乡的雪,故乡的夜,是结冰的井,是白头的山,是与姐姐相互用咯吱窝捂脚的被窝,是穿透黑夜与寒冷却触不到的晴,是我在他乡的艳阳里四季如春,再也体会不到的四季分明。

闲庭 随笔

20世纪60年代,每个生产队都有一项工作——看场。看场活不重,能挣的分工也不多,但责任重大。

那时候,生产队一般都有一个队部,队部往往有几间库房,存放一些尚未分配完的口粮和待来年播种的种子,以及耕地用的犁、覆盖用的塑料布、油桶、肥料等。房子前面有一个晒场,主要供夏收秋收使用。麦子收割上来,把麦捆挑到场上,一一铺开,由牛拖着石碾子碾压。如果数量不多,则用连枷打,抑或在石碾上摔。后来有了手扶拖拉机,有了脱粒机,就方便多了。

看场,主要就是看管尚未入仓的粮食,防止被人偷窃或遭牲畜破坏。生产队的土场,一般附近都有人家,只要场上有一点动静,大人就会知道。大人们白天都要出工,非常辛苦,所以,队部专门挑责任心强的大学生去看场。

得到看场的机会,孩子们欢喜不已,更感威风。胸前挂着一把哨子,用来报警。

手里一根棍子,用来防身。另一只手握着手电筒,用来照明。那个场,面积很大,有四五百亩的样子,平整光滑,从东头跑到西头,从南边跑到北边,好不快乐,现在想来,那不就是我们童年的广场吗?月色暗的时候,手电筒就成了小伙伴们玩耍的工具,用手电筒对着远处照,对着大树照,对着河边照。有时光柱射向天空,远方被圆的光柱笼罩着,不知道那遥远的天空有些什么,充满好奇。月色亮时,那更是疯玩。一截树枝或者竹竿,用绳子系在两端,往身上一别,那就是一杆枪。打仗冲锋是玩得最多的游戏。聪明的孩子们,在大家盖好石灰木印之后,还会在粮食周围做一些只有自己懂得的记号。然后就安安静静地睡觉了,雷打不醒。一觉醒来,大人都已经上早工了。

看场还要防止有人偷饲养牲口用的草料。那时,每个生产队都会有一两个大草堆,那是供队里饲养的牛吃的。生产队的牛养在屋里,十几头牛,主要是吃草,偶尔喂一点精饲料。我们在大草堆里掏出一个一米多宽、两米多长、一米多高的空间,晚上直接睡在草堆里,非常暖和。“红米饭南瓜汤,金丝被盖身上”,小小的我们很自豪也很享受。有一年大雪,我们从草堆里面钻出来,外面皑皑白雪,而我们浑然不觉。

看场的时候,偶尔也为大人做点事情,比如分鱼。临近春节,生产队里养的鱼出塘了。鱼运到队部,也不用称重,只需按照队里的户数摆开,按品质和斤重搭配着分即可。分好后贴上姓名,再吹哨通知大家拿鱼。平时喜欢计较的人,也许是临近春节,这时候也并不计较,都开开心心地拿了回去。

看场,年少的我们从不觉痛苦,也不觉得累,更不嫌它脏。小学毕业那年,我结束了持续3年的看场任务……

■梁万年

看场

真情 拾贝

母亲的腊月

■杨金坤

小时候,一进入腊月,母亲就用她的辛勤和快乐,在一个个接近年关的日子里,给我们酿出浓醇的香甜和喜悦。

刚进腊月门,母亲便把散放在门前的锄头、铁锹、镰刀等农具,精心地擦拭干净,小心翼翼地拿到柴房角落放好。平日胡乱堆放在院子里的木柴,也会被送入柴房摆放整齐。家里的墙面、窗户,在母亲反复打扫后,变得焕然一新,立刻有了窗明几净的感觉。

腊月里,只要出太阳,母亲就会把窗帘拆下来,全部拿到河边清洗,冰凉的河水冻红了母亲的双手。洗完之后,五颜六色的衣物、扯直拉平的床单被套、大大小小的鞋子晾满了院子,宛如一簇簇盛开的花朵。

置办年货对母亲来讲也是一件大事。春联年画、糖糕果饼、花生瓜子、烟花鞭炮……一样都不能少。在熙熙攘攘的集市里,母亲反反复复地精挑细选,总能以便宜的价钱买到适用的物品。每年过年,母亲都会给每个家庭成员添一套新衣、一双新鞋,虽然孩子们不在身边,但母亲置备的新衣新鞋大小总是那么合适,一家人的尺码她都牢记于心。

宰年猪也是母亲忙碌的时候,因为要请左邻右舍的乡亲吃筵席,母亲要早早盘算做哪些菜。宰猪那天,父亲和宰猪匠及帮忙的人在院子里宰猪。母亲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,时不时跑到门口瞅瞅年猪肥不肥,肉嫩不嫩,喜气洋洋。等食客们打着饱嗝离开时,母亲收拾完碗筷又要忙着处理肉,哪些用来剁馅,哪些用来炼油,哪些用来灌香肠,哪些用来炸酥肉,哪些用来送人,母亲心里都有数。

腊月里,母亲还会抽出时间准备过年的美食。色味俱佳的炸丸子、又甜又脆的炒果果、外脆里嫩的酥肉、甜而不腻的扣肉、松软香甜的馒头包子……整个腊月,母亲一直在忙碌,但脸上却洋溢着满足和幸福。

教育 行思



人生 行板

贴在记忆里的春联

■汤飞

年关将至,庭院洒扫一新,在灰褐色的土墙的映衬下,最惹眼的当属对联鲜亮、喜庆的红色。好比一位身穿土布旧衣的老者系了新织的红围巾。青瓦房的围巾不止一条,它们和澎湃的春风一道,用心阅读一家人的新春憧憬,从他们的笑脸中感知阳光般的幸福。

小时候,家里的对联大多出自父亲之手。父亲是徐家湾的“书法家”,不论软笔硬笔,都写得十分俊朗。有年植树节,我请他用硬纸板写了“爱护树木,请勿损伤”的提示放在树苗旁。年关前,母亲向父亲建议:“你总嫌没机会写,不如写点春联吧。”

听罢,父亲认真了。从集市上买回几张红纸,将久已不用的毛笔清洗干净,擦拭墨瓶的灰尘。吃过

当年最后一顿、最丰盛的午饭,父亲得了空,取出纸张,专心地折叠成一折宽,刀片沿折痕慢慢裁切,发出悦耳的“沙沙”声。他使出绣花心思,生怕不留神裁偏,直到刀子划出头,才松一大口气。

有笔墨纸砚,还得有寄托祝福的内容。当时,我家房子是公社的保管室,共9间屋子,各有功能,自然要各自分贴适宜的春联。父亲从一本泛黄的书册上寻选,仿佛为一扇扇门寻找伴侣。

择定中意者,再根据字数,把长条纸折出若隐若现的格子,毛笔扎入瓶子,继而提起,用瓶口挤压多余的墨汁。第一个字落笔于报纸,用作练手。父亲似乎很满意,微微颌首,再不迟疑,挥笔游走。每写一个,我便念出声。写完一条,我自告奋勇化身书童,小

心翼翼捧到一边晾干。然后继续目不转睛地盯着,父亲不疾不徐,毛笔含秀吐芳,让墨液有了形体、有了生命,融为春庭之景。

晾干后,父母联手,拿浆糊贴好竖联、横批,并同步讲解如何确定上下联的位置,畅谈与对联有关的典故趣闻。待对联各归其位,旧历年的尾夜悄然降临,新的一年来到了……

古往今来,人们就这样将一年的良愿写入春联,贴于门侧,一次次新桃换旧符,时光变了脸,春联褪了色,但我们对生活的热爱、对未来的热忱却与日俱增。

没过几年,街市上出现了联语丰富、字体各异、有着漂亮花纹的印制春联,好不精致。但父亲手写的、不算精美的春联一直流淌在我的回忆里,温暖着我。

心灵 火花

最是野菜抚人心

■陈赫

小时候在乡村生活,物资相对匮乏,一日三餐,大多是粗茶淡饭。每每嘴馋,母亲都会包一顿荠菜饺子给我解馋。那滋味,至今终身难忘。

荠菜是一种野菜,在我国从南至北分布很广。在乡村,田间、路边、山坡随处可见。初春时,暖阳高照,淡淡的微风拂过脸颊。母亲一手挎着菜篮子,一手牵着我挖荠菜。那时候的母亲还很年轻,走起路来,轻快而有力。小小的我,跟在她身后,觉得她就是世界上最高大的人,有多少风雨,她都能替我挡住。

母亲在村里干活是出了名的麻利,每天不光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,除草、打药、施肥、杀虫……地里的农活也样样在行。到了田地里,母亲开始教我挖荠菜的步骤和要领。母亲说:“挖荠菜,要用力把它的根挖出,根比叶子好吃,越嚼越有香味。”我心里想这是多简单的事,可真正挖起来的时候,不是这里断了,就是那里没了,很难挖出一根完整的荠

菜。母亲见我眼高手低,语重心长地告诉我:“挖荠菜,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,其实包含了很多学问,为人处世也是如此。”说罢,她便示意我去一旁玩耍,亲自上阵。

“走,回家,包饺子。”听到母亲的这句话,我开心地跳起来。

到家后,母亲把新鲜的荠菜摘洗干净,然后切碎放入盆中,加入佐料,配上很少能吃得着的猪肉,拌匀成馅。那香味,即便在许多年后,我闭眼一嗅还能回忆得起。荠菜饺子上桌后,我迫不及待地便往嘴里填,根本顾不上烫。一口荠菜饺子咬下去,满满都是春天的气息。

除了令人难忘的荠菜,伴随童年的野菜还有槐花、榆钱、马齿苋、蒲公英、三叶草等。每一种野菜都带着独特的滋味,点缀着童年的时光。

长大以后,我吃过各种美食。可每当腹中的馋虫再次活跃时,心里还是最想念那些野菜。最是野菜抚人心。

长大后,我与故乡再相遇

■陈晓丹

有时候,我特别想回到小时候,那时候在老家甘泉镇,奶奶、外婆都还在,小伙伴们也都还没有远行,路边的花草开得正热闹,陇上还有堆成小山、挂着泥土的秧苗……小时候,我不喜欢农村的土地,因为一下雨鞋子就会粘上泥巴,要在砖头上用力蹭掉。但后来,我却常常思念那片土地,思念蜿蜒的小路,思念浓情的人情,思念一抬头就能看见尽头的村庄。

也许是对家乡的热爱,冥冥之中有一根线,连着我和家乡。2019年9月,身为教师的我选择到甘泉小学交流,填完表格后,校领导通知我:新学期请到甘泉小学报到。我抬了抬自己的大腿,哦!是真的,我

即将在甘泉那个让我心驰神往的土地上发出我的微热和微光。

报到时,刚踏入甘泉小学的校门,往事就一幕幕地在脑海里闪现……那时我还是一个刚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,站在操场的主席台上,高年级学生为我系上了红领巾,那抹红至今印刻在我的脑海里。

“起来!不想做奴隶的人们,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……”忽然,响亮的国歌声,把我从思绪中拉回,眼前,一面国旗在国歌声中徐徐升起。未来两年,我要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耕耘,这里有可爱淳朴的孩子,有温暖友善的同事,有不大却温馨的校园,有似家人般和睦美好的人情味。当时,

我便暗想:我要为这些孩子做点什么呢。

我知道,这些孩子,在小学毕业以后,可能会忘了曾经有我这么一位音乐老师,但努力的意义不能只看结果,而是当我们回忆过往时,往事一幕幕,微笑在心头。本着这样的想法,我认真地上好每一节音乐课,把我所知道的甘小以外的世界带到他们的眼前,每每讲到我的一些游学经历,孩子们总是听得入神,看着他们一双双渴望的眼睛,我意识到,这里的孩子可能连这个乡镇都没有走出去过。于是在课堂上,我下足功夫,尽最大的努力,试图通过音乐让孩子们看到、听到、感受到外面的精彩世界。

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,让我看到了甘小老师们的精气神。鼓号队比赛中,老师们带着学生在操场上一遍遍排练,悠扬的《茉莉花》一遍遍响起,响彻校园;诵读比赛中,老师们一遍遍纠正孩子们的读音,闪光灯下,孩子们涨红了脸在摄影机前自信地朗诵经典……这一个一个场景让我终身难忘,每个甘小人用团结与拼搏赢得一次次荣誉,这种精神也让我充满力量。每次出差,老师们总是第一时间揽下我调不开的课。在这个大家庭里,我感受到了大家对我的呵护和帮助。

这片故土上的人情还同当年那般热烈,叫人难以忘怀。